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3.002

# 三个历史决议体现抵制毛泽东研究中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三重逻辑

杨新宾

(燕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要:**毛泽东研究是历史虚无主义较为集中的领域,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关键之一。三个历史决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凝结了一系列与毛泽东研究相关的基本结论,澄清了若干关键理论问题,构建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方法逻辑、话语逻辑和理论逻辑。立足三个历史决议文本,回归其基本立场和重要结论,是毛泽东研究走向科学和规范的前提,对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三个历史决议;历史虚无主义;毛泽东研究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3-0010-08

近年来毛泽东研究成果丰硕,总体保持了良好势头。但基于政治意图及学术认知偏差,毛泽东研究也伴有一些杂音,历史虚无主义是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思潮之一。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和百年党史的标志性符号,成为历史虚无主义集中抹黑、歪曲的对象,毛泽东研究也成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前沿阵地。作为百年党史中的光辉文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分别简称第一、二、三个历史决议)对包括毛泽东研究在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结论,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文本依据和有力武器。因此,回归三个历史决议的文本,捍卫毛泽东研究的根本方法和重大结论,警惕从既定历史结论的偏离和倒退,对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 一 方法逻辑:三个历史决议确立了 抵制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 根本方法

三个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审视自身历史的经典之作,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历史虚无主义尽管面目多端,但最终都以背离马克思主义为实质,其结果的荒谬也可预见。在以何种思想体系指导毛泽东研究这一根本问题上,三个历史决议始终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

### (一)三个历史决议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遵循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石,是中国共产党审视一切问题的方法论依据。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事实,裁剪、歪曲甚至伪造史料,否认客观历史规律,以历史假设、偶然因素等解释历史进程等,呈现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杂糅的特性。三个历史决议与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对峙,既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也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

三个历史决议始终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毛泽东研究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第一个历史决议明确以是否遵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判定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

收稿日期:2024-02-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KS061)

作者简介:杨新宾(1986—),男,山东聊城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研究。

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sup>①</sup>。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根本之处在于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sup>②</sup>。第二个历史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化解了对毛泽东评价的重大分歧,第一次确认了毛泽东思想六个方面的内容,特别是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标识了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强调其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sup>③</sup>的产物。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提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sup>④</sup>,以正确党史观与大历史观纵观百年党史,聚焦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总结成就与经验,反思失误与教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次为包括毛泽东研究在内的诸多重大党史问题标定了方向。

由于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三个历史决议指明了毛泽东研究的方向,确保毛泽东研究建立在科学坚固的基石之上,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可以有力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的虚假性与随意性。

## (二)三个历史决议蕴含着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自觉理念

如何评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史人物,是辨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分水岭。三个历史决议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既实事求是又坚持辩证思维,既判别是非曲直又深挖历史根源,剖析全面、细致,结论客观、公允,实现了对历史虚无主义偏执性、片面性的根本否定。

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批判以王明、博古为代表

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时,已初步确立历史评价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决议评价人物坚持辩证态度。其在批驳王明、博古等人错误时,亦肯定其正确的一面,“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sup>⑤</sup>。另一方面,决议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将重心放在深挖社会历史根源上,“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sup>⑥</sup>。可以说,第一个历史决议确立了党审视自身历史问题的若干基本原则,在人物评价上注重辩证全面,对党在特定时期历史错误的分析重社会根源、轻个人责任,为后来正确评价毛泽东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核心议题是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少数人歪曲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正确做法,将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等同于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抛出一些“非毛化”的偏激言论。邓小平对这一动向非常警惕,在决议起草时强调,“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sup>⑦</sup>,并警示全党避免犯类似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sup>⑧</sup>。对各种“非毛化”的言论,邓小平态度鲜明:“我们没有搞‘非毛化’,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sup>⑨</sup>因此,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之际就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自觉,避免了在毛泽东评价上简单化、片面性的误区,为在客观公正的轨道上进行毛泽东研究创造了条件。

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前两个决议的基础上,将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作为重要内容。早在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评价历史人物应避免的误区,即“六个不能”,“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7页。

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

④《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9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

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09页。

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sup>①</sup>。这一论断实际揭露了历史虚无主义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基本形态和惯用手法,直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要害,这也成为第三个历史决议起草时的重要考虑,“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sup>②</sup>。因此,秉持科学的历史评价标准,抵制历史人物评价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是第三个历史决议书写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新时代的毛泽东研究指明了方向。

由此可见,在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史人物的评价上,三个历史决议明确区分了严肃的历史反思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界限,保持了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警惕,确保相关历史结论能够经得起历史虚无主义的挑衅与冲击。

### (三)三个历史决议确立了毛泽东研究的具体原则

历史虚无主义是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结合体,既是反唯物主义的,也是反辩证法的。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以主观假设替代历史事实,以偶然因素否定历史规律,以碎片解读遮蔽历史整体,形成一套看似系统实则乖离的方法。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三个历史决议立足客观史实,深挖历史规律,坚持以辩证、发展、全面的态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第一,尊重历史事实与历史规律,反对毛泽东研究的主观性与任意性。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是人类社会存在客观规律性的依据所在,历史唯物主义也成为唯物主义走向彻底的标志。

历史虚无主义无视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以抽象人性消解人的社会性本质,以历史假设解构历史进程,将客观严肃的历史事实虚化为随意摆布的玩偶。具体到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或以历史选择论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进行革命斗争的必然性,或以偶然因素或极具主观性的心理分析解释毛泽东思想的生成动因与理论特性,或将党内一些正常和必要的思想斗争歪曲为狭隘、庸俗的权力斗争等。与之相对,三个历史决议始终以尊重历史为基本前提,对党的历史采取客观分析态度,既肯定成绩也不回避问题,既锤炼经验也总结教训,始终秉持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态度。在充分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三个历史决议均经历了长期准备、充分酝酿、民主讨论和反复修改的严谨过程,其基本结论可谓精雕细琢、千锤百炼,保证了决议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第二,分清主流与支流,反对以局部失误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贡献。历史真实不是历史片段的简单拼接或断章取义,而是对历史规律与本质的把握。历史虚无主义无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贡献,抽离毛泽东的局部失误并大做文章,恶意聚焦、放大历史片段,以偏概全,以点盖面,企图达到以局部取代整体、以片段置换全景的目的。

三个历史决议坚持历史的长时段视角,在看到毛泽东失误的同时,更强调对其功过是非的整体把握。如第二个历史决议为疏解过度纠缠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维误区,专门增加了对新中国成立前二十八年党史的回顾,延展了评价毛泽东的历史时空,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六十年的历史叙事标注了毛泽东无可辩驳的历史贡献,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还原了客观全面的历史场景;第三个历史决议将毛泽东评价放置于近代以来的宏大叙事中,拓展了毛泽东历史功绩的纵向视域,展示了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理论功绩及实践效能,使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筑基于坚实的历史事实之上。

第三,坚持联系发展,反对将失误挫折简单归结于毛泽东个人。历史虚无主义恶意夸大毛泽东对党史的决定作用,意在将党的失误尽归于毛泽东个人。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发展虽不排斥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但其作用必须以遵从历史规律为前提,历史发展的最终方向是客观历史规律支配下历史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既要看

<sup>①</sup>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7页。

<sup>②</sup>《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9—80页。

到杰出人物的独特作用,更要将其置于宏观的历史环境,聚焦更为根本的社会历史根源。

第一个历史决议遵循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sup>①</sup>,将重心放在深入剖析错误路线的实质及社会根源上,树立了评价党史人物的正确范例。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时,邓小平对毛泽东评价提出两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特别强调“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sup>②</sup>,将重点放在深挖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国内外复杂因素及社会历史根源上。第三个历史决议在高度评价毛泽东在百年党史中突出贡献的同时,也没有回避其晚年错误,同时又从党的百年历程和历史经验中指明如何理性看待失误挫折,即“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sup>③</sup>,实现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平稳转化与辩证统一,避免了以局部失误否定党的光荣历史。

## 二 话语逻辑:三个历史决议提供了抵制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重要论点

三个历史决议作为百年党史的经典文献,其关键在于对重要人物、重要会议和重大事件作出了郑重而严肃的结论,这也是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的历史支点。历史虚无主义无论如何改头换面,其根本用意在于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本质是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历史虚无主义往往选择特定历史节点作为攻击对象,或歪曲一些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的性质,或贬低、矮化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企图淡化、否定既有结论。回归三个历史决议的重大历史结论,坚守百年党史研究的基准线,是抵制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关键。特举典型数例,以为佐证。

### (一)三个历史决议体现了抵制与遵义会议相关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与组织问题,也标志着党对中国革命的探索进入崭新阶段。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功绩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这是对当时毛泽东在党中央实际作用的真实反映,更是对党的历史脉络全景认知的必然结论。

但近年来有人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结论表示怀疑,其主要理由是: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取代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仅是周恩来军事上的助手,因此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核心的领导。但究诸史实,此观点的基本论据并不能成立,对此已有学者进行过系统批驳<sup>④</sup>。因为从组织架构看,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助手,已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已在党中央得到普遍支持和认可,成为挽救党、革命和红军的关键因素之一,毛泽东发挥了实际的领导作用。那种否认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观点,是用历史表象遮蔽历史深处的本质变动,曲解遵义会议的历史功能,无视毛泽东已在党中央发挥主导作用的客观事实,矮化毛泽东在党史中的地位,仍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

遵义会议实际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是确凿无疑的,三个历史决议接续确认这一观点并在认识上逐步深化。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sup>⑤</sup>;第二个历史决议再次重申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sup>⑥</sup>;第三个历史决议进一步凸显了遵义会议在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上的作用,即“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

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0页。

④蒋建农:《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问题研究》,《党的文献》2016年第1期。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页。

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页。

领导集体”<sup>①</sup>。

## (二)三个历史决议体现了抵制与社会主义改造相关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毛泽东的贡献之一就是领导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成功实践了以和平赎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法,丰富了社会主义过渡理论,实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广泛的社会变革。

历史虚无主义诋毁社会主义改造的伎俩主要有两种:其一,无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巨大成功的客观事实,片面聚焦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失误与瑕疵,将局部出现的改造速度过快、强迫命令等描述为主流,得出社会主义改造“失败论”等观点;其二,将新民主主义与改革开放简单比附,将改革开放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形态歪曲为向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回归,得出社会主义改造“过早论”、社会主义制度“早产论”等观点。两种伎俩的最终目的都是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合法性,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抹杀毛泽东思想中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性。如此,社会主义改造就会被定性为“历史错误”,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歧途”,毛泽东思想也失去了重要一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了无源之水。

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部分,阐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依据、现实条件与历史意义,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实践的正确性,“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sup>②</sup>。第三个历史决议也对社会主义改造给予高度肯定,并着力强调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制度变革史中的巨大意义,即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sup>③</sup>。

## (三)三个历史决议体现了抵制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相关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错误是毛泽东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检验各种政治思潮根本立场的试金石。历史虚无主义或抓住“文化大革命”中某些非正常现象大肆渲染,刻意营造紧张压抑的政治气氛;或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简单等同,借拨乱反正之名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或将目光局限于毛泽东晚年错误,绝口不提其历史贡献,企图以晚年错误全盘否定毛泽东。

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核心议题之一。决议对此作出系统梳理,圆满回应了这一历史课题,其一,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结论,将其定性为“内乱”,毛泽东晚年错误偏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迹,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且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性质存在本质区别;其二,正确评估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份量,得出了毛泽东功远大于过的结论,“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sup>④</sup>;其三,科学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将毛泽东思想界定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予以坚决维护;其四,深入挖掘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社会历史根源,避免将“文化大革命”简单归咎于毛泽东个人错误,延续了第一个历史决议开创的深挖思想根源、不轻责个人的优良传统。如此,决议厘清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等诸多命题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辨别了是非曲直,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

在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基础上,第三个历史决议在百年党史的宏观叙事中坚决捍卫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一方面,决议坦承毛泽东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一些错误,特别是对阶级形势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并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酿成十年内乱,“教训极其惨痛”<sup>⑤</sup>。另一方面,决议以凝练的话语梳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页。

②《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页。

④《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156页。

⑤《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4页。

理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卓越贡献,如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等,并再次确认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地位。因此,第三个历史决议立足百年党史的宏大视野,展示了毛泽东在党史、新中国史和人民军队史中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为客观评价毛泽东营造了积极有利的历史氛围,那种企图凭借毛泽东晚年错误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就不攻自破。

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研究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的历史结论,并连缀为严密的历史链条,标识了毛泽东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也反衬了历史虚无主义各种奇谈怪论的粗浅与鄙陋。坚守三个历史决议的重大历史结论是毛泽东研究的前提和底线,亦是抵制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关键所在。

### 三 理论逻辑:三个历史决议破解了毛泽东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陷阱

除直接、露骨的抹黑及攻击外,历史虚无主义还采取一种非常隐蔽的手法,即以学术研究为伪装,混淆理论界限,制造理论陷阱,歪曲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割裂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意在偷梁换柱,消解党的理论根基。三个历史决议不仅是历史叙事和重大结论的衔接,更是百年党史辉煌成就、理论体系和历史经验的整体建构。三个历史决议澄清了毛泽东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逻辑严密、前后观照的理论整体,这使得历史虚无主义制造理论陷阱的企图是徒劳无功的。

#### (一) 揭示历史虚无主义制造革命话语与现代化范式对立的企图

历史虚无主义标榜“告别革命”,鼓吹以所谓“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声称革命带来了社会秩序的动荡,是对生产力和社会秩序的极大

破坏,使中国失去了平稳走向现代化的社会环境。同时,历史虚无主义将外来侵略带来的局部的畸形现代化等同于改革开放,宣扬“侵略有功”“抵抗有罪”等谬论。“告别革命”论以抽象的“现代化”作为衡量中国近代历史的唯一标准,不加分析地排斥一切暴力革命,意在否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努力,妄图将阻碍现代化的“罪名”加之于中国共产党人。殊不知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个结论,即要实现自主的、彻底的现代化,必须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前提,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sup>①</sup>科学评价毛泽东,必须捍卫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合法性,充分把握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与现代化叙事的整体性。

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毛泽东思想与错误路线的正反对比中,揭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独特性质和特殊形式。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结晶,也是对中国独特革命道路的思想回应,实际回答了“中国革命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革命和依靠谁革命的问题”<sup>②</sup>。第二个历史决议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涵,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六条主干内容之一,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有序衔接,完成了革命话语与建设话语的起承转合,诠释了毛泽东思想中革命与现代化两大命题的递进关系。第三个历史决议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线,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和现代化叙事的衔接与共生,将革命与现代化统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之中,也从革命和现代化两个方面彰显了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双重价值。

毛泽东思想既是革命的理论,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革命是现代化的政治前提,现代化是革命的最终目的,革命与建设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逻辑体系之中。历史虚无主义人为制造革命与现代化的对立,借否定革命之名诋毁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既是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sup>②</sup>沈绍卿:《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启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政治上的居心叵测,也是学理上的别有用心。

## (二) 驳斥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关系的歪曲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但这一结论也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歪曲,其论点可分为两类。其一,夸大毛泽东思想的独特性,否认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关系,否定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态的根本属性。如片面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现实条件与文化传统的产物,在党的阶级基础、革命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具有本质区别,一些西方学者还创造“毛主义”的概念以示区分,抛出所谓“异端论”。其二,将毛泽东思想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因袭,否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否认马克思主义有因国情差异进行民族化、具体化的必要和可能。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将中国革命歪曲为共产国际指示与苏联经验的翻版,认为毛泽东思想并无任何独创性,此即所谓“正统论”。两种观点的共同错误就是形而上学观察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或将马克思主义在特定条件下的个别论断墨守为不可移易的教条,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歪曲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均未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

三个历史决议明确阐释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关系,即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根本,其内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是无可辩驳的,另一方面又以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土壤,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和时代表达。第一个历史决议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诠释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性,强调其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逻辑产物,凸显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第二个历史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sup>①</sup>,并以“活的灵魂”标识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本质特征,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立场与依据。第三个历史决议梳理了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再次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sup>②</sup>,重申和确认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历程中的起点性意义。

## (三) 驳斥历史虚无主义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割裂

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革命的理论,也凝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经验,孕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初萌芽。历史虚无主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为借口,人为制造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对立,意在割裂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造成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及实践上发生断裂的假象,为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埋下伏笔。

第二、三个历史决议确认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内在发展逻辑,妥善处理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关系。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结论,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初步经验,实现了拨乱反正与开拓新局的有序衔接,在历史转折时刻再次确认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如邓小平所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sup>③</sup>决议还将包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纳入其中,作为改革开放的政治底线和思想指南,彰显了毛泽东思想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多次强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sup>①</sup>。第三个历史决议吸收这一论断,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继承发展关系作出准确判断,“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sup>②</sup>。两个时期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各自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性特征,接续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需的历史条件、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如此,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得以正本清源,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立起来的伎俩也就不攻自破。

### 结语

三个历史决议作为百年党史的光辉文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遵循,奠定了毛泽东研究的科学方法,凝结了与毛泽东研究相关的一系列重大结论,澄清了若干重要理论问题。三个历史决议不仅包含了科学、权威的历史结论,也体现了严肃的历史态度和对真理的坚决维护,对毛泽东研究中的各种偏差、错误已有充分观照,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天然武器和文本依据。由此,立足三个历史决议,坚守其根本方法、重要结论与理论范式,是毛泽东研究行稳致远的前提和保证。

## The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Embodies the Triple Logics to Resist the Trend of Historical Nihilism in the Researches on Mao Zedong

YANG Xinbi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es on Mao Zedong are the concentrated field of historical nihilism. The maintenance of Mao Zedong's historical status is the key to resist historical nihilism. The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tak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condensing a series of related basic conclusions, clarifying a number of key theoretical issue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iscoursing the paradigm and method to follow, establish, protect and consolidate Mao Zedong's historical status. Therefore, th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construct the method logic, discourse logic and theoretical logic to resist the trend of historical nihilism.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turn to the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texts and review the basic conclusions of them.

**Key words:** three historical resolutions; historical nihilism; Mao Zedong

(责任校对 唐尧)

<sup>①</sup>《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2 页。

<sup>②</sup>《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4 页。